

《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

蔡盛琦

摘要

1980年代以後的黨外雜誌與政治運動相結合，辦雜誌除了為選舉宣揚理念，也成公職人員的發言平臺，這些雜誌社也大舉網羅了青年才俊，同時予以組織及培養，正式成為黨外運動的新動力，也成了新舊兩代反對派人士反抗精神的傳承。在這黨外雜誌蓬勃發展階段，《深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黨外雜誌，它大膽直言的作風，讓它在同類型雜誌中一下子提高知名度，銷售量往上竄升。

本文以《深耕雜誌》為研究文本，談雜誌的創刊與發行，介紹其編輯成員，並分析它的內容單元及其風格，並探討它所掀起的黨外路線之爭，對黨外運動的影響。首先是1982年由對「杯葛事件」妥協的批判，進而演變成對康寧祥個人的批判（批康）；不久又因訪美四人行歸來，針對《八十年代》所持的黨外路線發表一連串的駁斥；再由路線之爭提昇到黨外目標，「改革體制」與「體制改革」的辯述。它掀起的批判風潮，迅速蔓延至其他的黨外雜誌，它所提出的議題，曾在黨外運動掀起一波波的論述，即使雜誌停刊後，這股批判風潮，並未隨著雜誌停刊而落幕。

關鍵詞：黨外雜誌、黨外運動、深耕雜誌、康寧祥。

A Study on the Deep Cultivation Magazine (1981.6-1983.2)

Sheng-chi Tsai*

Abstract

After the 1980s, it became a trend for opposition magazines to work side by side with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publication of a magazine could not only publicize ideas for an election, but als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candidates campaigning for public offices. Many of the magazines recruited young talented people, organized and educated them, making them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opposition activities and a representative for the antagonizing the new and the old generations of thoughts. The Deep Cultivation was one such magazine. It was bold in its speech, and thus quickly raised its visibility and became one of the best selle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agazine by referring to its original texts, discussing how it was initiated and published, describing its editing staffs, analyzing its contents and style, and exploring how it aroused the conflicts with regards to the proper route and how it affected opposition movements. First, in 1982 it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compromise between the KMT and its opponents in the “boycotting event.” Later, it also attacked Kang Ning-hsiang personally, and criticized the opposition route as advocated by The Eighties when the four opposition leaders return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more, it presented its arguments about “Reforming Systems” or “Systematic Reform.” Its severe criticism soon spread to other opposition magazines, leading a hot discussion of the many issues raised by the Deep Cultivation. Even after its issuance was stopped, its atmosphere of criticism continued to exist.

Keywords: opposition magazine, opposition movements,
Deep Cultivation, Kang Ning-hsiang.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

蔡盛琦**

壹、前言

戰後臺灣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除了經濟成長外，政治上也由戒嚴到解嚴，逐步走上民主政治，在政治生態的轉換過程中，黨外雜誌扮演著關鍵性的作用，¹彭琳淞認為戰後臺灣社會，在國民黨戒嚴法令所架構的威權體制中，「黨禁」限制了人民的結社自由，「報禁」箝制了人民的言論自由，整個民主運動就在這兩大緊箍咒下匍匐前進。而「選舉」與「辦雜誌」是在這嚴密管制體制中的二處縫隙，也成為臺灣民主運動發展的二處出口。²因此雜誌往往與選舉相結合，尤其是1980年代以後的黨外雜誌不似過去單以突破言論限制，宣揚民主理念為目的，它開始實際上與政治運

* 本文獲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收稿日期：2006年12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4月26日。

** 國史館協修

1 「黨外」是一相對詞，指非國民黨而言，最初主要是與國民黨作為區別，意指非國民黨籍的反對運動者；有著「反對」、「異議」意味，後來則成了政治異議人士共同使用的符號。根據李筱峰對於「黨外」一詞的界定，指的是在黃信介、康寧祥崛起之後的非國民黨的本土派反對人士，並以從事競選、擔任公職為對抗國民黨的主軸。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頁122。

黨外人士所創辦的政論性雜誌，則一般稱為「黨外雜誌」；對於「黨外雜誌」一詞的定義，林雯在其碩士論文〈黨外雜誌與民族主義—七、八〇年代臺灣的民族主義論述〉中指出：「黨外雜誌，是由黨外人士所創辦，且對國民黨政權採高度批判的政論刊物。」林惠萱則認為黨外雜誌是：「由黨外人士所發行，立場傾向本土化，其批判對象主要為中國國民黨的政論性雜誌。」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所謂黨外雜誌的基本成因：是由黨外人士所創辦，雜誌內容具批判性的政論刊物，而批判的對象則為國民黨。

2 彭琳淞：〈黨外雜誌與臺灣民主運動〉《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697。

動相結合，辦雜誌除了為選舉宣揚理念，也成公職人員的發言平臺，而這些雜誌社也大舉網羅了青年人才，同時予以組織及培養，正式成為黨外運動的新動力，³也是新舊兩代反對派人士反抗精神的傳承；從搭配「選舉」活動，到介紹公職人員「政見」，此時黨外運動的發展往往依附在黨外雜誌上。⁴

《深耕》是1980年代很重要的一份黨外雜誌，它創刊時間正是黨外雜誌蓬勃發展階段，但它大膽直言的作風，讓它在同類型雜誌中一下子提高知名度，銷售量往上竄升；而它的批判風格，又迅速蔓延至其他的黨外雜誌；它所提出的議題，曾在黨外運動掀起一波波的論述，即使雜誌停刊後，這些論述並未停止，本文即以《深耕》雜誌為文本，除了分析它的內容外，並探討它所影響的黨外運動路線之爭。

本文在資料運用方面，採用了「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中多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⁵並且參考同時期的《八十年代》、《政治家》、《民主人》及《前進》雜誌的內容，因這幾份刊物對於《深耕》所引發的論爭有不少的迴響；同時參考了相關黨外雜誌、黨外運動的文獻資料，從過去相關的研究中，分析《深耕》在黨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來年，對於黨外雜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對於此一論題的研究，以包澹寧的《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一書，⁶是較具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從新聞媒體的角度，同時剖析了報紙、廣電媒體，將這些新聞媒體與戰後臺灣政治發展作關連性探討，對於新聞媒體

³ 鄧維賢：〈民主黨外新生代的事業—黨外新生代的起源、發展和目標〉，《政治家》，第5期（1981年4月16日），頁4。

⁴ 黨外運動之所以會選擇以雜誌作為傳播民主運動的媒體，這是雜誌幾個特性使然，第一，雜誌具有時效性：期刊的特殊性、時效性，針對不滿現狀可以及時提出批評。第二，彈性出刊，時間可長可短。第三，經濟性：所需經費比其他傳播媒體少。

⁵ 本計畫為2005年至2007年國史館出版計畫，訪談對象包括尤清、謝長廷、許榮淑等十多位曾參與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運動的人士，訪談主題以個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動機與政治理念為主，該訪談錄預計於2008年出版。

⁶ 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5年3月）。

中的黨外雜誌，作者探討了《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臺灣政論》等刊物的言論立場，並對「美麗島事件」和之後的黨外雜誌，作了詳盡的分析。林雯在其碩士論文〈黨外雜誌與民族主義—七、八〇年代臺灣的民族主義論述〉中，⁷是以社會學角度論述政論雜誌與黨外雜誌中統獨立場的觀點。在期刊論文方面，楊錦麟的〈臺灣黨外雜誌概述（1979-1985）〉一文，⁸他以綜觀角度專門檢視各黨外雜誌，探討其發展與限制。林清芬的〈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臺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一文，⁹是以言論自由的角度，探討1980年代黨外政論雜誌被查禁的情形，認為在嚴密法律監督下，反對人士運用雜誌打破禁忌限制，而官方往往以停刊、查扣、沒收的方式，壓制言論自由。彭琳淞所發表的〈黨外雜誌與臺灣民主運動〉，¹⁰則是從臺灣民主運動的角度，探討黨外雜誌在臺灣民主運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發揮的影響，認為黨外雜誌有著民主教育的功能、打破了當局的禁忌、聚集了黨外支持的力量，並且對於反對運動的目標與策略進行了檢討。以單一雜誌作為研究對象的，過去許多論述重點仍是放在《自由中國》雜誌上，學者們分別從政治、憲政、思想各個不同層面來探討《自由中國》雜誌，大都持肯定態度，認為它所論述憲政體制、議會政治與組黨問題的言論，影響到日後臺灣的民主運動。而林惠萱的碩士論文〈臺灣黨外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¹¹是將《蓬萊島》雜誌系列為一分析，認為從《鐘鼓鑼》到《蓬萊島》，臺灣意識已內化為雜誌的主要精神，雜誌中對於黨外報導及對國民黨的批判都

7 林雯：〈黨外雜誌與民族主義—七、八〇年代臺灣的民族主義論述〉。臺北：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8 楊錦麟：〈臺灣黨外雜誌概述（1979-1985）〉，《臺灣研究集刊》，第8期（1985年6月）。

9 林清芬：〈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臺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臺北：國史館，2005年3月）。

10 彭琳淞：〈黨外雜誌與臺灣民主運動〉，《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4年）。

11 林惠萱：〈臺灣黨外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臺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是從這角度出發；而這時期黨外雜誌主要功能在突破言論限制，以「油墨代替流血」，推動黨外運動以達到政治民主化的目的。許瑞浩的〈《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一文，¹²是以第一本由本土菁英創辦雜誌《臺灣政論》為研究對象，除了進行雜誌的內部分析外，並探討它對臺灣民主運動的參與和影響，重新檢視了它的歷史地位。

本文共分七節，第一節是前言；第二節則略述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的發展歷程；第三節談《深耕》雜誌的創刊與發行，並介紹它的編輯成員；第四節是探討《深耕》的內容及主張；第五節談《深耕》雜誌的停刊；第六節是由《深耕》雜誌對黨外運動的影響；第七節則是結語。

貳、黨外雜誌的分期

如果將民進黨成立以前臺灣黨外政論雜誌，劃分三個階段來看：¹³

¹² 許瑞浩：〈《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第2期（臺北：國史館，2002年12月）。

¹³ 此部分參考林惠萱的碩士論文，她將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劃分三個階段。林惠萱：〈臺灣黨外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8-21。

彭琳淞將黨外雜誌發展區分為「美麗島事件前」與「美麗島事件後」二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分期即是林惠萱所分的第二及第三階段。彭琳淞：〈黨外雜誌與臺灣民主運動〉，《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論文集》，頁712。

李旺臺將依黨外雜誌內容與創辦者分為三階段，第一是知識份子雜誌（文人辦報期），從《自由中國》到《文星雜誌》到《大學雜誌》、《臺灣政論》、《夏潮》等屬這一階段；第二階段是政論雜誌（政客辦報期），以《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為主；第三階段政論雜誌（政治資訊市場的春秋戰國時代），包括《八十年代》系統的《亞洲人》、《暖流》，《海潮》、《政治家》、《進步》、《深耕》等屬第三階段。李旺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黨外雜誌發展史略〉，《八十年代》，第1期（1984年4月3日），頁11。

第一階段是1949至1960年，以《自由中國》為代表性刊物，¹⁴《自由中國》的發行代表了戰後初期臺灣政治環境的變化，它不但是戰後第一個實際提出組黨行動的組織，也同時結合本土反對人士籌組新黨，這亦深深影響到後來的黨外民主運動；而《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等人被判刑入獄後，一度使得言論越趨於保守，政論性雜誌沈寂了一段時間。

第二階段是1960至1979年，這時期雜誌的代表是《大學雜誌》、《臺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等。

《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由剛踏出校園的鄧維楨所創辦，原以探討知識、文藝為主軸；到了1970年代，臺灣面臨到釣魚臺事件與退出聯合國等外交瓶頸，《大學雜誌》經過人事與內容的改變，從1971年起，陸續刊載了許多篇受矚目的政論文章，開始對時局提出批評、改革的意見，建立起輿論的影響力，《大學雜誌》轉而成為一政論性雜誌。

《臺灣政論》是本省人經營政論雜誌的開始，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與姚嘉文等人，在1975年8月所籌辦的一本具「臺灣意識」的政論性雜誌，可說是「新生在野政治人物」與「《大學》雜誌政治改革運動分化之知識分子」的合作，將以往兩種不同的反對運動模式—「在野的民間選舉」與「知識分子的批判」結合在一起。在李旺臺看來《臺灣政論》是第一本以臺灣人的觀點，去評述世事的政治性雜誌，是第一本主要是「為了年底的選舉」而辦的雜誌，也是第一本企圖向傳統的知識層讀者以外的一

¹⁴ 《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11月20日，是半月刊，創辦人與負責人是雷震，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刊物言論最初是以反共為主題，因此與執政關係良好，不但有經費補助，同時也在公家機關、軍隊、學校內陳列；後來作風轉變，開始直言不諱地批評憲政，並要求民意機構改選，放寬言論限制；最後因為雷震籌組新黨之故，結束了發行十一年之久的《自由中國》。

般民眾推廣的雜誌，¹⁵在出了五期之後，即遭到停刊的命運。¹⁶

《臺灣政論》遭停刊後，黨外一時失去了發言地，1979年康寧祥創刊《八十年代》，¹⁷他走的仍是繼承《臺灣政論》的政論風格；同年在黃信介、施明德串聯遊說下結合黨外人士創刊《美麗島》雜誌。在早期的《自由中國》與《臺灣政論》時期，雜誌是政治理念的論述，並不為選舉而生，到《美麗島》則逐漸激烈化，由論政進入政治運動的行動領域裡，並很快在言論和行動上迫近了「暴力邊緣」的紅燈地帶；¹⁸《美麗島》雜誌社開始在各地成立服務處，是為組黨前的先身，而「組黨」觸犯當局的禁忌，於是爆發了1979年底的高雄事件，此事件使得黨外運動菁英幾乎全部入獄，但相對的卻點燃了許多人民民主運動的熱忱，除了美麗島家屬繼續投入黨外運動外，許多新生代也紛紛開始投入，開始了另一階段的民主運動。

第三階段是1980至1986年，這是自美麗島事件以後，黨外雜誌大量湧現的階段，此階段黨外運動開始開花結果，在老、中、新三代的奔走下終於組黨成功。

1980年代初，黨外歷經增額中央民意代表與省市議員選舉，黨外新生代與美麗島受難家屬、辯護律師當選公職，為了爭取言論自由紛紛創辦

¹⁵ 李旺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黨外雜誌發展史略〉，《八十年代》，第1期（1984年4月3日），頁14。

¹⁶ 1975年第二屆立委增額補選結束後，臺北政府新聞處以〈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文中宣傳「臺灣人民要想『當家作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臺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臺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等言論，涉嫌煽動叛亂，依據「出版法」予以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

¹⁷ 1978年3月新聞局通令全國各有關單位暫停受理雜誌登記一年；1979年3年取消禁令，康的《八十年代》是第一本申請登記的黨外雜誌。

¹⁸ 姚嘉文於1979年11月時將黨外運動歸納成「黨外運動五原則」，其中「實力原則」，就是後來所謂「暴力邊緣論」。根據姚嘉文解釋，暴力邊緣一詞始於杜勒斯的「戰爭邊緣」構想，雖不願使用暴力，但運用「暴力」的準備，使隨時有發生暴力的力量和可能，以促使對方接受或讓步。古淑芳：〈臺灣黨外運動之研究（1977-198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76。

政論雜誌，數目之多前所未有，黨外雜誌開始以月刊、半月刊形式發行。這些雜誌以黨外觀點評論臺灣的政治現狀，讓臺灣人民對國民黨的統治有不同的思考面向。¹⁹《深耕》即是1980年代頗具代表性的黨外雜誌，它的創刊與發行時期正是黨外運動蓬勃發展階段，當時在書報雜誌攤上，隨時可以買到的黨外刊物，有二十多種，而且在言論尺度上，都相互競爭，越來越激烈。在《深耕》前後創刊的雜誌有《政治家》、《縱橫》、《進步》、《關懷》、《博觀》、《在野》、《鐘鼓鑼》、《民主人》、《前進》等；²⁰這些雜誌都有其不同的內容與風格，如《政治家》以人物報導為主，《關懷》以關懷受刑人動態和推展社會福利工作為主，《深耕》以探討黨外運動的路線為主，但因為它批判性的內容與作風，使其在眾多雜誌中言論最受矚目。

¹⁹ 張富忠、邱萬興編：《綠色年代：臺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臺北：張富忠發行，2005年），頁140。

²⁰ 1981年2月16日《政治家》半月刊雜誌創刊，鄧維賢任發行人兼總編輯。
1981年2月25日《縱橫》月刊雜誌創刊，總編輯為宋國誠。
1981年4月20日《進步》雜誌創刊，社長為林正杰、總編輯為林世煜。
1981年6月1日《深耕》雜誌創刊，由林正杰、林世煜、林濁水等三人擔任主筆。
1981年10月25日《關懷》創刊，發行人周清玉、社長謝長廷。
1982年9月1日《博觀》雜誌創刊，創辦人尤清、發行人尤宏、主編林濁水，這是黨外雜誌第一本討論反對黨問題與組織新黨問題。
1983年1月1日《在野》雜誌創刊，發行人李榮基、社長程福星。
1983年1月16日《鐘鼓鑼》雜誌創刊，發行人為黃天福、社長為陳水扁。
1983年1月16日《民主人》雜誌半月刊創刊，鄧維賢為總編輯。
1983年3月14日《前進週刊》創刊，名譽發行人費希平、發行人蔡式淵、社長林正杰。
而在《前進週刊》之後創刊的雜誌還有十多種，但不乏許多雜誌是因為被查禁後改名另起爐灶。

叁、《深耕雜誌》的創刊

一、創刊經過

《深耕雜誌》的創刊，最初的構想來自尤清與黃石城，那是在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2月13日的那天早上，尤清與黃石城、林二人剛好約定在新生南路的咖啡廳見面，由黃石城請吃早餐，三人討論要辦雜誌，那時尤清以「博觀天下，深耕臺灣」為構思，尤清說他對國外比較瞭解，籌辦《博觀》雜誌，介紹國外政治理論；另一個以本土文化、環保生態為主題的雜誌，取名「深耕」，交給黃石城籌辦。²¹《深耕雜誌》後來因美麗島事件逮捕行動延宕一段時日，幾經波折後終於在1981年6月創刊，由黃石城擔任雜誌的發行人。

《深耕》最初創刊的目的在於傳播民主政治的種子，認為：

民主政治的價值乃是人性的尊嚴之所寄，相信大家都不願看到它的種子落在路旁，落在淺土，落入荊棘。大家更不希望它一發芽就在烈日下枯焦，我們熱切的期待它能落實在廣袤的心田裡。²²

因此「把鋤頭深深地插進土裡，用力翻動，為的是要播種，不是攪局。」希望讓大家知道所從事的黨外運動，辛苦播種埋下民主的種子，而不是攪亂社會現象。

偏偏該雜誌在創刊時正值「真黨外」、「假黨外」叫囂混亂時期，²³

²¹ 蘇嫻雅：《尤清前傳》（臺北：商周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82。「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尤清先生口述，時間是2005年8月9日，地點在臺北市濟南路立委辦公室。

²² 〈發刊辭〉，《深耕》，創刊號（1981年6月）。該刊第7期（1982年3月）〈給敬愛的讀者〉中再度闡明「深耕」兩字的意義：「我們熱愛這塊肥沃的土地，讀者的關心是希望生長的根苗，我們努力的耕作，期待溫暖的陽光照耀在這塊土地上」。

黃石城一度被質疑是「假黨外」，辦《深耕》是想以雜誌買「真黨外」的招牌，對於這種說法，黃石城雖有辯解，辦雜誌只是想在《八十年代》、《美麗島》之外辦個非群眾性雜誌來配合、平衡，²⁴但初創始的《深耕》銷售量始終未見起色。

在出刊5期（1981年11月）後，因黃石城競選彰化縣長的原因，讓雜誌停刊了三個月。在黃石城當選縣長後，他將已辦了幾期的《深耕》轉交給許榮淑接手。因為許榮淑在前一年當選立委後，²⁵就想籌辦《公道話雜誌》，在幫忙黃石城競選彰化縣縣長後，黃石城就將《深耕》交給許榮淑接手。

前五期的《深耕》尚處於虧損狀態，這五期的雜誌讓尤清與黃石城總共虧損了兩百萬多元，但尤清表示要許榮淑放心，等她接辦過去後，一切將從零開始，原先那兩百萬的損虧，不必她負責。²⁶

許榮淑之所以接下《深耕》除了當選立委後需要一個發言平臺外，也承續張俊宏的政治理想，而接下這棒子，她認為理想是要傳承的，在初接手的第6期發刊辭中即說〈理想的代價〉，冀望：

²³ 黨外內部出現所謂「真黨外、假黨外」的糾紛，是在1977年以前，無黨籍的政治人物多各自為政，均與國民黨維持著溫和穩定的關係，故無所謂真黨外、假黨外之分，1977年地方選舉選出21位黨外省議員，其中13位接受新的作法，逐漸揚棄山頭主義，採一致步驟；另外的八位則仍閉關自守，雖賴黨外票源當選，卻將選票投給國民黨的議長候選人，甚至加入國民黨，以致於黃信介說這些人是「假黨外」，此後「真、假黨外」之說不脛而走。到了1980年的時候，又因「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聯誼會」總幹事張春男在選前發了一份「認同聲明」，列「真黨外」19人的名字，儼然是「真、假黨外」的身分鑑定書，由於這份聲明未經集體磋商同意，因此成為若干選區黨外候選人彼此攻訐的工具，這段時期正值真假黨外叫囂混亂時期。林濁水：〈真黨外、假黨外〉，《政治家》，第27期（民71年4月16日），頁31；何文振：〈堂堂溪水出前村—大選總評與黨外成敗分析〉，《大時代》，第3卷第5期（1981年1月），頁12。

²⁴ 陳文茜：〈黃石城·信任年輕人〉，《政治家》，第13期（1981年8月20日），頁35。

²⁵ 張俊宏因美麗島事件入獄，許榮淑於1980年12月以受難者家屬身分出來，在臺中、彰化、南投參選立法委員，以79,000多票高票當選。

²⁶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許榮淑女士口述，時間是2005年7月27日及8月11日，地點在臺北市青島東路許榮淑辦公室。

一個被迫站在抗衡立場的改革者，不斷的為這個千古的心願付出心力……在有朝一日他不能再走，自然會有同樣年輕，同樣熱誠的人接下棒子。他的前輩曾經這樣期待他，他對再來的人，也滿懷同樣的期待。千古的心願，自有其綿延不絕的追求者。

許榮淑將這份《深耕》當作是給年輕一輩的揮灑的舞臺，以培養後續的新生代，她相信「雖然早已斗換星移，人事全新，但是青年的理想和熱誠永遠不變。」²⁷

接辦雜誌後的許榮淑第一件事即為《深耕》封面的字改了形貌，她說道：

當初我有些迷信，怕雜誌再虧損，將刊名字改了一下，「深」字改「濶」，「耕」字中右邊的井加了一點，井中有一點，擋住了那個賠錢的「洞」。結果改版後的《深耕》一出來就暢銷了，當時雜誌社的年輕人，不得不佩服我這老闆娘。²⁸

封面字體改變後的《深耕》，不但不再虧錢，在許榮淑另闢發行管道下，讓它有著穩定的發行量。

²⁷ 許榮淑：〈理想的代價〉，《深耕》，第6期（1981年2月20日），卷首至頁1。

²⁸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許榮淑女士口述，時間是2005年7月27日及8月11日，地點在臺北市青島東路許榮淑辦公室。鄭南榕：〈朋友對許榮淑的印象〉，《政治家》，第28期（1982年5月1日），頁13。《深耕》社長林正杰形容許榮淑，她的生活經驗相當豐富，懂得字畫、寶石、命相、股票、書法；她豐富的生活經驗，使年輕人和她相處時覺得很有吸引力。



圖 1：接辦雜誌後的許榮淑，第一件事即為《深耕》封面的字改了形貌，她怕雜誌再虧損，將刊名字改了一下，『深』字改『澗』，『耕』字中右邊的井加了一點，井中有一點，擋住了那個賠錢的『洞』，結果改版後的《深耕》一出來就暢銷了。

二、發行

《深耕》總共發行28期（1981年6月至1983年2月），原是月刊形式，到了第8期（1982年4月）以後改為半月刊。刊物第1至3期是16開本大小，頁數維持在80頁至96頁，第4期（1981年10月）以後改成A4大小，稱為「革新版」，頁數縮減成56頁左右；到許榮淑接手第6期（1982年2月）稱為「復刊號」。



圖 2：第 1 期至第 5 期的封面是以照片為主

而雜誌封面的風格，第1至5期是以照片為主的封面，到第6期時改以古拙的版畫為封面，第9、10期以清新亮麗的油畫為主，帶有《雄獅美術》的風格，到第11期時風格再變，除了油畫又加上了紅框，像是美國《Time》的風格



圖 3：帶有《雄獅美術》的風格第 9、10 期，是以清新亮麗的油畫為主。 圖 4：第 11 期時油畫外又加上了紅框，有著美國《Time》的風格。

《深耕》一如其他黨外雜誌的銷售，是經由各地書報社，在書攤和書店一本本零售；黨外雜誌的訂戶很少，²⁹在許榮淑接手後的《深耕》後，對於雜誌的發行不再完全倚賴書攤零售，開創了招收訂戶的作法，一年的訂費是500元，在許榮淑大力推銷下，擴展不少固定訂戶，有了預收的訂費，就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是《深耕》得以經營下去的關鍵；而訂戶加

²⁹ 鄭南榕：〈黨外雜誌的隱憂〉，《政治家》，第24期（1982年3月），頁48。鄭南榕分析黨外雜誌缺少長期訂戶的原因：1.品質問題：讀者除非得到穩定品質的保證，否則是不會掏錢訂閱「還沒有看到的貨品」；2.效益考慮：黨外雜誌經常有查禁、停刊的疑慮；3.政治恐懼：多年以來，一直謠傳，治安單位利用黨外雜誌的訂戶名單，干擾訂戶的安寧，這是黨外雜誌沒有訂戶的最大原因。

〈讀友來函：郵局對黨外雜誌「特別」照顧？〉，《政治家》，第29期（1982年5月16日），頁3：「貴刊這一期寄件日期是4月29日，經過漫長的三、四天才收到貴雜誌，此時我已閱完貴刊，我不知道是否中間有「某種因素」的存在？有人說黨外雜誌在有關於單位的「特別」照顧之下，通常郵局的速度會減慢得令人想像不到。」

上零售，《深耕》的銷量曾一度達2萬本以上。³⁰

雜誌另一通路就是許榮淑的服務處，在中部五個服務處都有放《深耕》作為宣傳，而選民拿了雜誌後自然會捐錢，這錢又剛好維持著服務處的開銷。而對於每期末賣完的雜誌，許榮淑將這些過期雜誌寄到自己選區四個縣市的最基層里長、代表，既可宣傳政治理念，又可增加知名度。後來國民黨知道這種作法後，會擋下這些過期雜誌，於是雜誌不在臺北寄發，整車載往南到豐原或臺中縣寄發。³¹

三、編輯成員

《深耕》雜誌社的編輯成員是發行人黃石城找來《進步雜誌》的班底，《進步》原由林正杰、林世煜兩人於1981年5月所創辦，兩人原分別是《進步》的社長及總編輯；但雜誌在出了創刊號後就遭查禁，而且被迫停刊一年，就在《進步》停刊後，黃石城此時透過尤清、顏尹謨、林二的介紹，³²將《深耕》交由林正杰等人負責，因此《深耕》的組成與《進步》相同，社長是由林正杰擔任，³³總編輯是林世煜。

到許榮淑接手《深耕》後，除了原有的編輯組合外，並多了邱義仁、林濁水、吳乃仁等人；她放手讓這一批年輕人在雜誌上盡情發揮，他們在選舉期間幫忙黨外抬轎，平時就以寫文章發抒理想，因此這批年輕人是以

³⁰ 依許榮淑口述當時銷量是20,000本；在鄭傑光：〈誰來看我一國內政論雜誌銷售量調查分析〉，《時報雜誌》，第116期（民71年2月），頁12-13的「全國各知名政論雜誌發行量一覽表」中，一般銷售量是8,000-9,000份。在〈《八十代》面臨考驗〉，《新生代》，第5期（71年9月），頁65中說：《深耕》銷量一度達20,000本以上。

³¹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許榮淑女士口述，時間是2005年7月27日及8月11日，地點在臺北市青島東路許榮淑辦公室。

³² 陳文茜：〈黃石城·信任年輕人〉，《政治家》，第13期（1981年8月20日），頁34。

³³ 初接手的林正杰並沒有很快投入雜誌社工作，先是向雜誌社請了一個月假，為了趕寫他的碩士論文，6月中完成碩士論文，7月初通過口試；接著林正杰又宣布他將競選臺北市市議員。

辦雜誌方式從事黨外運動，他們將自己的理想主義注入雜誌的風格，是「編輯者」卻也一直扮演著「批評者」的角色。

《深耕》的社長林正杰，大學畢業於東海大學政治系，研究所唸的是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在1975年時為郭雨新、康寧祥助選、發傳單，開始投入黨外民主運動，作風積極，成了當時黨外新生代的領袖；許榮淑就曾形容林正杰的文字，是對初中生都會有影響力，可以說，他的脈搏和社會大眾是一致的。³⁴

總編輯是林世煜，林世煜和林正杰是建中的同班同學，兩人既是同學，也是同事，且是同志，都曾在《八十年代》工作過，林正杰說林世煜是一個不會圓滑取巧的人，道德勇氣十足，做為一個總編輯，他守得住，而且敢拒絕，許多人情稿，都被他義無反顧的塞進抽屜，他對黨外的貢獻，是黨外在既沒運動，也沒選舉的情況下，刺激黨外展開內部反省運動。³⁵鄧維賢形容林世煜的思想敏銳，文筆快，中、英文都很好，受過良好的政治學訓練。而在發行人許榮淑、社長林正杰都有公職忙碌的情形下，《深耕》是由林世煜主導著雜誌風格。

林濁水也曾待過《八十年代》，曾寫〈剖析南海血書〉而名聲大噪。邱義仁與吳乃仁經常是以筆名出現，1982年自芝加哥大學休學返國的邱義仁，是以「張明雄」為筆名，以寫政治方面文章為主，幾篇「批康」，都是由他集大成；吳乃仁以「吳怡法」的名字，以寫經濟問題的文章見長。³⁶

而整個雜誌的決策過程方面，《深耕》設有社務委員會議，以決定社的大方向及解決較為重大的問題。另外每出刊一期之後的編輯會議，除

³⁴ 林小魚：〈學者·黨外政治人物對林正杰的印象〉，《政治家》，第13期（1981年8月20日），頁11。

³⁵ 李寧：〈「深耕」社長林正杰對停刊事件的看法〉，《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頁43。

³⁶ 吳明山：〈許榮淑帶領新生代小將〉，《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頁45。

了編輯人員參加外，也有些許顧問如史非非（范異緣）、蔡式淵、張晉城等出席，除了檢討上一期的內容外，並決定下期的主題與方向，順便就近「發包工程」。³⁷

《深耕》的稿源除了編輯群的稿件外，還有不少外稿，當時稿費一字從8角到1元，如果以《八十年代》來比較，《八十年代》一字是5至6角，因此《深耕》在黨外雜誌來看算是高稿酬的，許榮淑說：

《深耕》的稿費很高，沒有人有辦法跟我們拼，我就錢砸下去，稿子就都進來了。所以《深耕》在那時算是一個好的收入，這些收入可以養很多人，這是最大的功勞。³⁸

楊渡也曾在「禁書與我的左派少年」一文中說過《深耕》的編輯薪水，比起其他雜誌優渥許多。³⁹

肆、《深耕》內容與言論主張

一、內容單元

《深耕》原本它就是提供黨外人士的一個發言平臺，除了是黨外公職人員的發聲地外，同時也是黨工們抒發意見的媒介，所以在內容風格上雖走的是政論議題，但雜誌是為配合黨外運動，因此《深耕》基本上並不是

³⁷ 此處「發包工程」，引自吳明山：〈許榮淑帶領新生代小將〉，指的是寫稿、邀稿的分工，《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頁45-46。

³⁸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許榮淑女士口述，時間是2005年7月27日及8月11日，地點在臺北市青島東路許榮淑辦公室。

³⁹ 楊渡在〈禁書與我的左派少年〉一文中說：「寫完陳文成的故事之後，林世煜曾希望我進《深耕》當編輯。然而這時我暑假完成的報導文學作品《礦坑裡的黑靈魂》被另一個黨外雜誌《大地生活》採用，他們希望我進去當編輯。雖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優渥很多，但我終於覺得寫報導文學比較適合自己的興趣，決定進入《大地生活》。」網路文章，<http://www.mass-age.com/>

立場中性的純政論、新聞雜誌，它夾雜著政治主張、改革理想，希望能啟迪基層社會的想法，同時滲入黨外動向與公職人員的工作報告，並且同情弱勢的苦難情結，以下則來看《深耕》幾個內容單元：

(一)編輯手記

《深耕》每期都有編輯手記，這單元是由總編輯林世煜負責執筆的，通常是報導該期的內容、編輯動機及雜誌社近況，而這單元的名稱也經多次更改，創刊號中以〈深深的耕耘，熱切的期待〉為「發刊辭」表達創刊的理念外，自第2期以後是「編輯室筆記」，到了第7期改為以寫信方式「給敬愛的讀者」，第10期以後改為「地下室手記」，因為當時雜誌社編輯室在和平東路三段的地下室，到了第23期《深耕》雜誌社搬家，由原來和地下室，搬到羅斯福路二段和平東路交叉口的11樓，這個單元由原來的「地下室手記」改成「閣樓手記」。

(二)國會、選舉與黨外動向

黨外雜誌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為公職人員發言平臺及選舉而創刊的，《深耕》也不例外，國會的發言質詢是重要的稿件來源；而常為了配合黨外選舉，而「選舉」也是重要的專題，其中《深耕》經歷過兩次選舉，分別是1981年11月的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及1983年12月的增額立委選舉。

1981年的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是於第4期、第5期以〈山雨欲來風滿樓〉為標題，當作「選舉專號」。

1983年時增額立委選舉時，在第25期有「迎接新的選舉年」的單元，到了第27至28期的「選舉專題探討」，是以黨外候選人推薦上作一檢討。

在黨外動向報導方面，第6期以後每期都很固定的有「黨外政論」與「黨外·黨外」這兩單元。其中「黨外政論」部分以刊載政論性文章為

主；「黨外·黨外」則是以新聞報導方式報導黨外人物的動向，《深耕》往往在這部分的言論主張多所爭議，引起黨外一連串的爭辯。

（三）李敖評論

《深耕》前幾期中占很重要的是李敖的評論文章，在前幾期中均有固定「李敖評論」單元，到第7期以後則將李敖的文章，改放在性質相近「黨外政論」單元中，但不論放在那個單元，他的文章一直都具有影響力。其中幾篇備受爭議的文章如第8期的〈你蓋棺，我論定—國民黨與徐復觀〉，此篇批評徐復觀代國民黨搶學統、搶道統、搶自由民主，此文一出，引出正、反兩方贊成與批評的不同迴響；到第10期時因為發生轟動社會的李師科搶案，原本新聞當局要求新聞媒體對「李師科案」淡化處理，但李敖一篇〈為老兵李師科喊話〉，以極感性的筆觸深入人心，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以致該期雜誌遭到查禁；第11期時因立法院的「杯葛事件」李敖以一篇〈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將黨外劃分成了兩派「放火派」與「放水派」。李敖的社論雖經常遭受到爭議，但以《深耕》編輯的立場，認為李敖一向特立獨行，他的「極端的意見」，是這樣社會中的「稀少資源」，所以對李敖的惹禍文章，《深耕》願意為他開一扇窗。⁴⁰

但是很明顯的到第15期以後則銷聲匿跡，李敖的文章即沒有再出現過，這是因為李敖曾寫了一篇批評康寧祥的文章〈戰鬥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被林正杰抽掉，沒有被刊登出來；林正杰說這是他個人「對老康的情結」所致；⁴¹李敖知道後無法諒解林正杰的作法，稱他是「對放水的

⁴⁰ 〈地下室手記〉，《深耕》，第10期（1982年5月25日），頁4。

⁴¹ 林正杰曾說：「以前，我以為黨外不過是一群嘩眾取寵的地方人物，見了康寧祥以後，發覺黨外並非像報上所描述的模樣。康寧祥和他的《臺灣政論》多少影響了我對現實政治的熱忱及從事政治改革的決心。受到康先生的感召，我在（民國）64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為郭雨新和康寧祥助選、發傳單。若沒有康寧祥，我今天大概也不會獻身於黨外民主運動。」鄧維賢：〈林正杰—黨外溫和的民主鬥士〉，《政治家》，第13期（1981年8月20日），頁9。

人放水」；立即宣布與《深耕》斷交，如再要替《深耕》寫文章的條件是：道歉、賠款、懲兇；為此林正杰特別寫了一篇〈為李敖離開《深耕》道歉〉，稱讚李敖是這個時代的寶貝，他是唯一講那麼多真話的人，唯有他這種人才能把土壤弄鬆；臺灣改革所遭遇的問題就是土壤太硬一毫無動彈之地。⁴²但是此篇雖經刊出，似乎仍無法挽回李敖對《深耕》的失望，因為自第15期以後到停刊為止，未見李敖文章出現在《深耕》。

(四)生活與政治

在社會議題方面，雜誌以「生活與民主」、「生活與政治」單元，延續過去黨外雜誌的內容，受害者的訴願與對弱勢的支援，曾刊登過的社會案件有「李師科案」、「王迎先案」、「錫安山事件」等。

(五)「鄉土與人物」

在鄉土與人物這個單元以介紹臺灣歷史及人物，加強臺灣意識為訴求，其中連載了廖祖堯翻譯日本人所寫的〈臺灣武裝抗日祕史〉與〈日本統治臺灣祕史〉，希望能以回顧臺灣史的方式還原歷史本來面目，預計刊完武裝抗日運動後的歷史，再轉載後藤新平如何奠定殖民地的基礎工事；然後再談三十年代的臺灣社會，及1945年戰後，再回過頭由荷蘭時代敘述到甲午戰爭之後。⁴³但雜誌到第28期即停刊後續的並未刊出。

(六)藝文、漫畫

從創刊號到第3期有文藝單元，到了第4期以後文藝部分取消，而有「漫畫」出現，是由羅聖和以「PIC」署名，繪具有政治嘲諷的漫畫，每期漫畫都是出於羅聖和之手，他也是《深耕》的美術編輯，漫畫自此成爲

⁴² 林正杰：〈為李敖離開《深耕》道歉〉，《政治家》，第37期（1982年9月16日），頁13。

⁴³ 〈地下室手記〉，《深耕》，第18期（1982年9月25日），頁2。

固定的單元直到第28期結束。



圖 5：羅聖和以「PIC」署名，繪具有政治嘲諷的漫畫

二、《深耕》言論主張

黨外運動一向各成派系，但自「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生態改變，走群眾路線的黨外人士，大多被捕入獄；黨外運動以溫和議會路線成爲主流，但是就在《深耕》的主導下，首先發出了批評黨外政治人物的先聲，黨外內部也開始出現不同聲音的檢討聲浪，開始檢討黨外運動的手段與目標，這一連串的論述，從此揭開了黨外運動路線之爭的序幕。

(一)對「杯葛事件」妥協的批判

《深耕》開始批判黨外政治人物的導火線，是黨外立委對立法院杯葛行動的失敗。杯葛事件的經過是1982年5月14日時，爲了審查臺灣警備總部預算，有26個立法委員提出「邀請警總備詢」案。因已登記的25人尚未發言，就急著以表決方式先通過停止討論，隨後又將此議案否決，引起張德銘的不滿，當天晚上，張德銘聯絡幾位黨外立委發動議事杯葛。5月21日時，共有9位黨外立委開會討論，達成三點決議：從25日開始採取反對行爲；任何法案或預算都提出反對意見，要求表決；不接受協調，且沒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其他人接受協商或邀宴。但在24日時周慕文⁴⁴就先與康寧

祥及張德銘進行溝通，晚上又與費希平、黃天福見面；到25日預定杯葛的當天，黨外立委費希平、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張榮顯、黃余秀鸞、許榮淑、黃天福等八人在立法院圖書室集會，接受了周慕文的協調與溝通，一場黨外的杯葛行動以「沒有充分準備」為由戛然而止。

但其中參與的許榮淑、黃天福並不贊同杯葛行動的停止，他們認為：「預算案的審查只要表示異議，要求表決，即可達到杯葛的作用，毋須太費神準備，換言之，『沒有充分準備』只是藉口而已，不能成為取消杯葛行動的理由。」⁴⁵除了許榮淑、黃天福的不滿外，對這種局勢的發展，尤其引起《深耕》編輯群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在政治民主化運動過程當中，不應只是在選舉期間；在國會裡，黨外的存在也不該只是為了「求生存」以及「為國民黨的合法性背書」。⁴⁶

在6月出刊第11期《深耕》中立刻推出專題「放棄杯葛，黨外還有什麼」，其中包括四篇抨擊文章；這四篇文章主要針對「杯葛行動中止」提出批判，認為少數人的妥協態度喪失了黨外的原則與立場，邱義仁直言不諱地批評：

在某些黨外立委的天平上，取得國民黨的諒解遠比取得黨外同仁的諒解更重要。這種「分不清立場」的勢利眼，怎麼有資格稱之為「有政治風度」？怎麼對得起正在受苦受難的黨外人士？又有什麼「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的理想？⁴⁷

李敖〈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一文呼籲要「認清不合作主義的重要性」、要「認清理想主義的價值」，這次的妥協是「黨外主流派」式的墮落；他稱為此事件是「放水」風波，這名詞成了後來黨外分為「放水

⁴⁴ 立法委員周慕文，時任中國國民黨立委黨部書記長。

⁴⁵ 王麗美：〈杯葛鬧劇始末記〉，《深耕》，第11期（1982年6月10日），頁5。

⁴⁶ 〈地下室手記〉，《深耕》，第11期（1982年6月10日），頁2。

⁴⁷ 張明雄：〈批評黨外，刻不容緩·抗議黨外杯葛立法院會的虎頭蛇尾〉，《深耕》，第11期（1982年6月10日），頁9。

派」與「放火派」的肇始。⁴⁸林世煜在文中批評康的態度，代表了「美麗島事件『劫後主流派』的態度」。⁴⁹在這些強力批判的文字下，雜誌出刊前，早已料到其言論將會帶來的反應，「戲稱要買幾頂安全盔來戴」了；⁵⁰事實上，也真的是一出刊就引起很大的波瀾，當時不少人附和《深耕》的嚴厲批判，認為新生代這樣批評沒有錯，杯葛雖是為反對而反對，但充滿理性，運用政治智慧據理力爭；在這種情形下，即使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也應該再作一番共同商討才能作決定，絕不可如此匆促和私相接受。⁵¹

也有黨外人士認為黨外要開始分裂了，對此在第12期時，即以〈都是深耕惹的禍〉一文，解釋這只是「深耕和康寧祥委員有歧見，費希平和張德銘委員意見不合，並不等於『一團分裂』」，要學習與歧見相處，而不是與歧見對立；而認為「唯有制衡才是黨外存在的價值」。⁵²原本只是針對「杯葛事件」的妥協態度的批判，但在黨外人士對康寧祥不滿的情緒中，卻擴大成針對康個人的批判。

《深耕雜誌》中「杯葛事件」相關文章

期數		篇 名	作 者
11	特別報導：放棄杯葛，黨外還有什麼？	杯葛鬧劇始末記	王麗美
		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	李 敖
		批評黨外，刻不容緩	張明雄
		第一碗圓子湯—論黨外立委的杯葛風波	林世煜
12	地下室手記	都是《深耕》惹的禍	

⁴⁸ 李敖：〈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深耕》，第11期（1982年6月10日），頁5至8。

⁴⁹ 林世煜：〈第一碗子湯—論黨外立委杯葛風波〉，《深耕》，第11期（1982年6月10日），頁10-11。

⁵⁰ 〈都是深耕惹的禍〉，《深耕》，第12期（1982年6月25日），頁2。

⁵¹ 沈寶庭訪問鄭余鎮：〈從「四人行」看黨外的前途〉，《政治家》，第32期（1982年7月1日），頁10。

⁵² 〈都是深耕惹的禍〉，《深耕》，第12期（1982年6月25日），頁2。

13	餘波盪漾	我們應對黨外公僕繼續施加壓力—訪《大學》和《政治家》雜誌創辦人鄧維楨先生	于凡
		黨外分裂了嗎？	陳永興
		《深耕》惹禍了嗎？	陳永興
		鐵石集—藝術乎？權謀乎？	卜平
14	黨外巨頭美國之旅	康寧祥與張德銘對杯葛事件的回答	林正杰

(二)「批康」

黨外對康寧祥的不滿積壓已久，田朝明曾意有所指的說，有一個資深立委曾招林義雄去高雄參加世界人權日紀念會，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林義雄被捕，自己卻脫身事外。⁵³這「資深立委」指的即是康寧祥，黨外人士認為康接收了別人入獄的果實，變成別人犧牲的受益人。邱義仁說，當初他在美國時即認為康那時候不共同參與美麗島，是為爭取領導權的原因，因此回國後找到機會就準備批康，他強調批康並不是針對個人，是為了要突顯路線問題，說粗魯些即是拿康來「祭旗」。⁵⁴所謂路線問題，這是因為康一直走的是溫和路線，康認為黨外應遵循著合法途徑，在既有體制之下逐漸擴大活動空間，通過辦雜誌、教育群眾和選舉來造成當局不得不讓步的局勢，從而達到組織反對黨的目的，至於街頭運動則容易授與當局鎮壓的口實，對初露生機的反對勢力是不利的；⁵⁵而所謂的「合法途徑」即是走「議會路線」問政於廟堂，康對於美麗島事件激進的遊行抗爭手段，並不表贊同，他曾在1980年選舉活動中，向臺下群眾說：「美麗島諸人所犯的錯誤是『吃緊弄破碗』」這話指責「美麗島」的激進盲動，以致造成歷史的錯誤，⁵⁶此話更是招致美麗島系人士及其他黨外人士的不滿。

⁵³ 田朝明：〈我看黨外後援會〉，《生根》（1983年10月10日）。

⁵⁴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邱義仁口述，時間是2006年2月22日。

⁵⁵ 黃嘉樹：《國民黨在臺灣（1945-1988）》（臺北：大秦出版社，1994年1月），頁600。

⁵⁶ 李築城：〈康寧祥的政治危機〉，《政治家》，第36期（1982年9月1日），頁7。

康寧祥在美麗島事件後成爲黨外的核心人物，尤其在1981年省縣市長及議員選舉，以康寧祥爲首的黨外中央民意代表組成「黨外推薦團」，將康被突出到「黨外黨魁」的地位；即使有許多人並不認同他的溫和路線及他在美麗島事件的表現，也未曾將這諸多不滿用文字表達出來。

所以深耕雜誌社的新生代一旦爲文「批康」，就引發軒然大波，被視爲是「黨外陣營內首度出現的一次公然內部批判」，《八十年代》的總編輯司馬文武認爲這是頭一次黨外雜誌用如此意氣的口吻來批評黨外，尤其是箭頭齊集康寧祥。⁵⁷

在正反兩極看法中，陳鼓應批評康所走的路線，是不以原則爲重的政客意識抬頭，並認爲康是在配合國民黨「穩住黨外溫和派，清除黨外激進派」的作法。⁵⁸周渝亦指出康的曖昧不明的作法，已步入國民黨「宮闈式政治藝術」。

但李築城則持相反意見，在〈康寧祥的政治危機〉一文中對康寧祥十三年的政治生涯提出評估及忠告；並且提醒他注意黨外發展的新趨勢。⁵⁹

費希平亦曾告訴林正杰「在理論上爭執可以，但不要指名道姓，因爲指名道姓太傷感情，《深耕》最好能節制一點。」⁶⁰

但是這種爭辯論述風潮的迅速蔓延，導致黨外新舊間的對立。邱垂亮說「黨外『康一反康』之爭，同樣避免不掉走火入魔，逐漸失去民主理性，失去『中間地帶』，而走向象徵衝突的兩極地帶。」⁶¹而《深耕》批判的對象，不但從康寧祥個人，擴大到其他黨外公職人員，尤其自黨外四

⁵⁷ 陳孟元：〈臺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78。

⁵⁸ 陳鼓應：〈黨外不可走政客路線—從康寧祥行爲模式談起〉，《縱橫》，第3卷第6期（1982年9月），頁12。

⁵⁹ 李築城：〈康寧祥的政治危機〉，《政治家》，第36期（1982年9月1日）。

⁶⁰ 雷文訪問：〈沒有體制，如何改革體制？費希平呼籲恢復體制〉，《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頁21。

⁶¹ 邱垂亮：〈1983年臺灣黨外的路線鬥爭〉，轉引自李敖：《民進黨研究》（臺北：李敖，1995年），頁38。

人行自美歸國後，《深耕》由「批康」擴大到對「黨外主流派」的批判。

(三)與《八十年代》路線之爭

在《深耕》刊出「批康」期間，正值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等三位立委，與監委尤清共4人，於1982年6月29日起，透過「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的邀請，作了一次為期40天美、日訪問之行。這是由經過康寧祥安排策劃的，考量到臺灣日益艱難的外交處境，以及有關臺灣主權及美國對臺軍售問題，試圖以在野政治領袖的身分，從事一次黨外人士的外交行動。⁶²但是這次黨外人士對此並不表認同，首先是出國名單問題，鄭余鎮認為當初「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並沒有指定人選，康沒有將邀請名單照會黨外人士，出國人選是康自己決定的。其次是親政府的態度，四人行出發前，先拜會行政院長孫運璿，並徵詢外交部意見，這種親政府態度讓他們在出國前，即引起黨外人士的不滿。

而四人出國回來後，《深耕》基於搶在「他們（四人）應該向黨外選民報告，再向國民黨報告」的原則下，在未經他們事先同意前，即由《深耕》向新聞界發布開說明會的消息，⁶³但在兩次說明會上的外交報告幾乎沒有什麼實質內容；⁶⁴引起不少人的不滿，《深耕》認為他們有所隱瞞。

接著以康寧祥為首的《八十年代》在第24期中針對此次出國訪問刊出了兩篇文章，〈國家不是國民黨的〉與〈老康的功夫招式〉。〈國家不是國民黨的〉這篇是為這次出國提出辯護，指出國防外交問題，不僅是國民黨的事，也是臺灣一千八百萬人的事，黨外自有一分責任；另一篇是〈老康的功夫招式〉，稱讚康的政治身段招式遠勝於國民黨，指康寧祥處理世臺會年會一事的高明手腕正表現出他的「功夫招式」已登堂入室，「連精

⁶² 張富忠、邱萬興編：《綠色年代：臺灣民主運動25年》，頁131。

⁶³ 林正杰：《改革體制》（臺北：前進週刊社，1985年），頁103。

⁶⁴ 兩次分別是深耕雜誌社所舉辦的「訪海外談國是」座談會，僅尤清一人參加，另一次是由《八十年代》雜誌社又於同一地點召開一次聊天會，邀請其餘三人說明出國收獲與立場。

通中國功夫的國民黨人都自嘆不如」，而黨外應有各種人才，當然也要有人懂得中國功夫。

這兩篇社論一經刊出，《深耕》即以專題形式，直接批評《八十年代》，林世煜發表〈迷惑、迷戀、迷霧、迷惘—幾個基本觀念的商榷〉，文中表示追求民主人權的立場，而不應該依賴美國的軍售，與國民黨的統治；而《八十年代》這篇社論，不但充滿「國民黨憂患意識」，而且是在抨擊沒有出國的黨外人士。鄭南榕以〈《八十年代》的「憂患意識」〉一文抨擊，認為《八十年代》以「國家生存受到威脅」的憂患意識來合理解釋，正當國內人權被「合法地」剝奪之時，黨外主流派四巨頭卻在美國關心臺灣的國防外交。邱義仁針對〈老康的功夫招式〉一文，立刻以〈別再玩弄中國功夫吧〉提出批判，「中國功夫」根本不可能為善，在本質上與民主文化格格不入，若有誠心為民主奉獻，就別再玩弄「中國功夫」！

《深耕雜誌》中對《八十年代》的批判

期數		篇名	作者
15	黨外政論	理性·法律和道德 迷惑、迷戀、迷霧、迷惘—幾個基本觀念的商榷 別再玩弄中國功夫吧 「八十年代」的「憂患意識」	吳乃德 林世煜 張明雄 鄭南榕

《深耕》針對《八十年代》所提出的批判，邱義仁解釋：這僅是路線之爭，而所堅持的路線是為黨外的生存與發展，才一再反對在現階段與國民黨有任何掛勾的行為。「杯葛事件」使他們的疑慮加深，「四人行」讓他們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斷。為了不再重蹈當年《美麗島》與《八十年代》彼此「私了」的錯誤，他們將自己的判斷說出來，並向黨外冒進機會主義者提出嚴正忠告。⁶⁵這是希望將過去《八十年代》與《美麗島》時期

⁶⁵ 張明雄：〈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深耕》，第16期（1982年8月25日），頁6。

⁶⁶ 楊旭聲：〈臺灣黨外運動三大波〉，《透視黨外勢力》，頁114-119。

路線之爭更明朗化的說出來。

《八十年代》創刊於黨外雜誌第二階段，與《美麗島》同時期，《八十年代》負責人是康寧祥，因此一般人將該雜誌視為康的雜誌，它的總編輯是司馬文武。它能跨越美麗島時期，進入第三階段黨外雜誌時期，與其是溫和政論路線不無關係。當時《美麗島》雜誌幾乎網羅了臺灣所有重要的黨外人士，包括老生代、新生代，在「朝」、在「野」，左派、右派，甚至連《八十年代》的發行人康寧祥也在內。在楊旭聲看來，不論這些人是否全部同意贊助，至少表面看來，《美麗島》才是黨外真正的「機關」刊物，是黨外「主流」；最先出刊的《八十年代》反而只是「支流」。⁶⁶但《美麗島》雜誌走的是群眾路線，雜誌從事的是民主運動，它將活動與雜誌緊扣在一起；而《八十年代》則一直以「參與觀察」的立場，走旁觀的政論路線，這種風格與康的黨外路線是一致的。林世煜將《八十年代》比做「黨外的《中國時報》」，而《美麗島》則是類似「黨外的《中央日報》」。⁶⁷由這可以看出這兩者的風格差異。

而很明顯的，《深耕》走的是過去《美麗島》路線，繼承了它的激進作風，那《深耕》是否即也是繼承了過去《美麗島》與《八十年代》之爭？兩份雜誌之間的風格差異，使兩份雜誌經常被拿出來比較，有人覺得《深耕》不如《八十年》那麼有文化氣質，甚至有人批評《深耕》是殺氣騰騰。⁶⁸但也有人認為，這場雜誌之爭是過去林世煜與林濁水等人在《八十年代》時期與康的恩怨問題，而不是黨外的分裂，這是《深耕》雜誌的「公報私仇」，表面上雖然是檢討「黨外立場」，實則是在處理私人關係，藉以發洩長期以來對康寧祥的不滿，而此不滿的情緒早在1980年以

⁶⁷ 林世煜：〈一個小小的註腳·回頭從司馬想起〉，《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頁14。

⁶⁸ 李寧：〈「深耕」社長林正杰對停刊事件的看法〉，《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頁42。

前，他們《八十年代》雜誌社與康寧祥共事時即已種下。⁶⁹曾心儀也持相同看法：《深耕》幾個年輕人對老康不滿遠因包括在擔任《八十年代》雜誌編輯時的人事糾紛，近因則是不滿四人訪美所擬訂的名單，沒去的人心裡不舒服，鬧情緒，加上幾個年輕人煽風點火，各種是非口舌紛至遶來。⁷⁰而陳孟元認為《深耕》這數篇論述，將原先黨外針對運動路線之爭，轉變成《深耕》與《八十年代》彼此對抗的形式，這可視為黨外內部矛盾由「就事論事」到「個人審判」的重要轉折點。⁷¹錢大宗在〈《深耕》的「幽闇」意識〉一文中批評《深耕》來勢洶洶，不免讓人懷疑是否藉此在搶奪黨外的地盤及發言權；並且質疑《深耕》這種作法根本是為了與康的《八十年代》爭奪黨外的領導權。⁷²

林正杰則駁斥這種說法，黨外有何權力可爭？真正有權力的是在體制內的人，《深耕》所談的黨外運動，已不是傳統黨外思考方式，黨外新的政治文化正在成形，黨外對政治行為應該用更高層次去批判，不可有傳統黨外那種爭風頭的想法。⁷³

《八十年代》與《美麗島》兩雜誌正反映出黨外運動兩條不同的路線，即「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但真正將兩條路線之爭明朗化的卻是《深耕》雜誌大膽敢言的作風。從這次兩雜誌間的對抗勝負結果，似乎可以從雜誌的發行人來找出蛛絲馬跡，《八十年代》由於受康寧祥的溫和穩健路線，致使其黨外領袖地位遭受挑戰，連帶使《八十年代》系統刊物的發行受到影響，據稱每期銷售量平均下降三、四千本，發行人約在一萬兩千本左右；而同時期《深耕》的激進路線卻受到鼓勵，每期發行人在一萬

⁶⁹ 李水木：〈黨外黨工的崛起與流變〉出自林正杰等著：《大黨工的故事》（臺北：前進週刊社，1984年），頁25。

⁷⁰ 曾心儀：〈黨外的過去與現在〉，《新生代》，第7期（1982年11月），頁41。

⁷¹ 陳孟元：〈臺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頁88。

⁷² 錢大宗：〈《深耕》的「幽闇」意識〉，《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頁75、76。

⁷³ 〈林正杰有關「改革體制」的問答〉，《政治家》，第37期（1982年9月16日），頁11-13。

六千本左右，有時甚至接近二萬本。⁷⁴這並不一定代表《深耕》的作法得到黨外的認同，但至少可以說明《深耕》所掀起的論述，確實受到黨外的矚目。

(四)「改革體制」的主張

正當從議會政治的手段之爭，轉成黨外路線之爭時，當時政局又發生幾件事，間接刺激由黨外路線之爭，提昇到黨外目標的論述—是應「改革體制」或從事「體制內改革」？

最先是謝長廷所提出的「體制內的改革」，這是在訪美的四位黨外立監委回國後，市議員謝長廷在《深耕》主辦的座談會上，主張臺灣民主運動必須與海外臺獨劃分界限，並進一步強調，黨外人士的政治目標，是以三條路線—議會路線、服務路線、選舉演講路線，進行「體制內的改革」。

但這時正值立法院朝野爲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擴大警察職權一事而爆發爭議，在該案通過後，《深耕》雜誌社發表聲明：

這一次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三讀通過的教訓，如果不能讓我們看破國民黨誠意的話，就枉費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活了三十多年。⁷⁵

這是繼「兩份雜誌之爭」後，開啟的另一波論戰，即所謂的「體制論述之爭」。

《深耕》第16期開始發動「黨外目標與路線」的討論，回應謝長廷的主張，與對四人行國際政治的看法；其中最重要、最富爭議的是林正杰所提出的「改革體制」，他在〈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一文中，認爲「改革體制」就是要依照憲法，重新改革國會，省市長民選，允許組黨；他並強調許多黨外同志在「體制內」太久，忘掉了改革的意義。而「體制內改

⁷⁴ 〈《八十代》面臨考驗〉，《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頁65。

⁷⁵ 〈卷頭語：請大家告訴大家〉，《深耕》，第15期（1982年8月10日），頁1。

革」是自欺欺人的主張，是一種妥協和倒退的主張，現有的體制本身正是改革的對象。他並以修房子比喻，「革命」是拆房子，「改革體制」是大修房子，「體制內改革」是小修房子，他並不贊成拆房子的革命，「改革體制」才是正途。⁷⁶這篇「改革體制」的論述，除了將黨外路線劃分「大修派」、「小修派」外；並引發一連串「改革體制」與「體制內改革」長達四個多月的論戰。

《深耕雜誌》中「體制論述」相關文章

期數		篇名	作者
16	路線與命運	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 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 這一片泥淖，便是我們的國際舞 誰承認中共對臺灣有主權 讓臺灣人民自己作主	張明雄 林正杰 林世煜 資料室 富爾頓· 阿姆斯壯
17	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	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 再就教於諸位黨外先進 激進的政治路線與 理性批判 政治結社自由、體制內改革與正常民主 體制與改革 打破幻想與奢望 黨外應繼續向前邁進—鄧維楨談康寧祥 黨外生命的實質意義在那裡	張明雄 林世煜 鍾進 黃怡 吳怡法 林亞卿 于凡 蘇治芬
18	座談會：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	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 現階段黨外制衡路線的困境與突破 蔣渭水·林獻堂·辜顯榮—試論黨外民主 運動今後可行的方向 拆穿聯合報的謊言	本社 謝長廷 陽嘯羸 本社

第16期的《深耕》刊出一系列「攻擊性」文字來批判「黨外主流派」，陳孟元認為其中不乏譴責的口吻與若干情緒性字眼，落筆之重，篇幅之多，遠超過先前「杯葛事件」時，而批判之範圍，也不僅僅是單獨的

⁷⁶ 林正杰：〈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深耕》，第16期（1982年8月25日），頁7-8。

事件，隱隱已在全盤否定「黨外主流派」，這樣的程度在當時黨外雜誌間是絕無僅有的。⁷⁷

到第17期時又以「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為專題，一口氣刊載了八篇文章。在該期〈地下室手記〉中公開發明主張「改革體制」的理念：

三十多年來，對於民主的追求，海內外的臺灣人陷入了兩極思考的困境——「體制內改革」與「革命建國」。……深耕經過深度的思考，進一步提出了第三條路線——「改革體制」的主張。⁷⁸

林世煜指出：「深耕雜誌主張改革體制，並結合願意與『國民黨體制』劃清界限的人士，推動政治民主化的實踐。」⁷⁹

原本對單一事件的討論，到連續幾期登刊了引人爭議的文章，發展成對整個黨外路線的探討，《深耕》雜誌社為此舉辦了一場座談會，座談會宣稱該會具有「弭兵大會」的意義，主席是由雜誌社社長林正杰擔任，地點在臺大校友聯誼會，邀請了許多黨外雜誌的編輯，就「黨外運動的目的和路線」以座談會方式進行討論，這場座談會將「體制之爭」推到了最高點。⁸⁰

座談會雖然可以提升雜誌社的氣勢，但整個座談會後並沒有取得一致的共識。謝長廷為詮釋過去所主張「體制內改革」，於《深耕》18期又發表〈現階段黨外制衡路線的困境與突破〉一文，強調黨外的政治目標，應是在合法的原則中進行「體制內改革」，並提出對改革體制說法的缺失，

⁷⁷ 陳孟元：〈臺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頁90。

⁷⁸ 〈地下室手記〉，《深耕》，第17期（1982年9月10日），頁2。

⁷⁹ 林世煜：〈再就教於諸位黨外先進—反省幾個困擾黨外同仁的問題〉，《深耕》，第17期（1982年9月10日），頁7。

⁸⁰ 這次的討論包含了：

壹、關於「討論」本身的問題：討論是否必要？「公開」討論是否適當？討論時應有的規範。

貳、運動的目的：改革體制與體制改革、運動為那些人服務。

參、運動的路線：何謂路線？激進與溫和的問題、運動可能採用的策略和手段。

肆、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問題。

伍、結語：瞻望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未來。

並再度肯定所謂的「制衡」路線。

而第19期的《深耕》馬上又刊出邱義仁的〈改革體制與制衡神話—敬答謝長廷議員〉批評謝長廷的「制衡」路線根本就是「神話」。

顏尹謨認為他們所提出改革體制的主張，雖然這主張十分敏感，而且也時常遭到誤解，但他們能勇敢的正式提出來，也可以代表黨外部分人士的立場。⁸¹

而這些看在康的眼中，認為「改革體制」與「體制內改革」只有字面之爭，而無實質的對「同一個體制」的分歧。他認為「改革體制」是要改革戡亂臨時體制；「體制內改革」是要在憲政體制之內從事改革。⁸²這一點與費希平不謀而合，費希平認為不需要改革體制，只要恢復體制，因為國民黨根本就沒有體制，憲法公布後的戒嚴令與臨時條款，把制度都破壞掉了，現今只要恢復體制，因為沒有體制，又怎麼改革呢？⁸³

綜觀而言，《深耕》掀起的「改革體制」與「體制內改革」論述，並沒有界定清楚，如果「改革體制」不是「革命」，那與「體制內改革」又有何差異？在模糊的爭辯過程中，難免會讓人覺得他們所爭的不是體制主張，而是黨外路線的主導權。

伍、《深耕》的查禁與停刊

《深耕》所引發的路線之爭，有人支持，有人憂心，鄧維楨認為《深耕》勇敢的提出討論，而且指名點姓的提出批評，這是《深耕》最不平凡的地方，⁸⁴但這也是最容易得罪人的地方。出刊28期的《深耕》面臨到停

⁸¹ 顏尹謨：〈「深耕」不僅督促國民黨也督促黨外溫和派〉，《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頁46。

⁸² 康寧祥：《危機與希望》（臺北：八十年代，1983年），頁145。

⁸³ 雷文訪問：〈沒有體制，如何改革體制？費希平呼籲恢復體制〉，《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頁20。

刊的命運，它與其他黨外雜誌不同的地方，其停刊的壓力不只來自於官方的查禁，也來自於黨外內部。

一、查禁

《深耕》和其他黨外雜誌一樣經常遭到查禁處分，對於黨外雜誌政府處置方式有三：依照「出版物管制辦法」由警總「查禁」或「扣押」；最嚴重的是由各級政府新聞處依「出版法」，下令「停刊」，《深耕》雖曾面臨多次查禁處分，並未被下令停刊。

《深耕》共發行28期，查禁了6期，扣押1期，比例上，似乎是每發行4期被查禁一期，不過，這個比例式的算法不太能說明《深耕》被查禁的發展史；因為，被查禁的7期裡面，有6期集中在前12期，等於是每發行兩期查禁一期。從12期查禁後，一直到28期被查扣，當中有16期是「安全上壘期」，這可說明雜誌在後期已摸索出當局言論尺度，只有第23期「美麗島事件」紀念專輯，是塗去兩處文字後得以公開發行。但林正杰認為，這是因為警總與調查局之間意見不一致，讓《深耕》得以在這夾縫裡，還可勉強偷生，過去《深耕》遭受查禁後，並沒有搜得很厲害，但以第28期卻執行的最澈底，第28期因為刊出〈二二八事件官方記錄〉與〈盧修一案的迷霧〉兩篇，把這些單位全得罪光，警總到裝訂廠查封8000本，連書帶車一齊被押到警備總部；一個禮拜後，臺中服務處也被搜走1400本，事後才補發搜索令，這使雜誌社面臨到停刊的命運，⁸⁵下表是《深耕》被查禁的期數與查禁的原因。

《深耕雜誌》被查禁期數與被查禁原因

⁸⁴ 林小魚：〈深耕—深具影響力的黨外雜誌，訪問「政治家」創辦人鄧維楨〉，《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頁47。

⁸⁵ 李寧：〈「深耕」社長林正杰對停刊事件的看法〉，《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頁41-42。小K：〈《深耕》、《生根》、《伸根》—《深耕》記者會記實〉，《前進週刊》，試刊號（1983年3月14日），頁36-37。

期數	篇名	作者	被查禁原因
3	迷你徵文入選作品	上官文武	本期專欄「迷你徵文入選作品」其中部分內容嚴重混淆視聽，影響士氣民心。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0.8.7 隆徹字 3213 號，違反臺灣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 6、7 款，依第 8 條規定查禁。
5	永遠第一的陳水扁律師	黃天福	內容嚴重淆亂視聽，影響士氣民心。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0.11.12 隆徹字 4664 號，違反臺灣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 6、7 款，依第 8 條規定查禁。
6	一枝草·一點露 中國式大象 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	林正杰 謝長廷 李敖	內容嚴重淆亂視聽，影響士氣民心。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1.2.24 隆徹字 0646 號，違反臺灣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 6、7 款，依第 8 條規定查禁。
10	為老兵李師科喊話 （李師科是 1982 年 6 月 10 日被槍斃，這件社會新聞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但各報根據當局指示統一發布新聞）	李敖	內容嚴重淆亂視聽，影響士氣民心。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1.6.1 隆徹字 1957 號，違反臺灣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 6、7 款，依第 8 條規定查禁。
11	治安即刑求？我們不要喪心病狂的警察 王迎先命案內幕 美國校園裡的臺灣間諜	林退之 邢四菊 林蓁譯	內容嚴重淆亂視聽，足以影響士氣民心。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1.6.27 徹字 2339 號，違反臺灣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 6、7 款，依第 8 條規定查禁。

12	阿成逝世一週年—訪陳庭茂老先生 (陳庭茂是陳文成的父親，在陳文成過世一週年時所作的專訪，該篇訪問是一篇非常普通的訪談文，除了想念去世的愛子，對於兒子的慘死亦多憤怒。 對於何以被查禁的原因，只能推測是陳庭茂曾接到一封信及徐復觀在香港寫有關陳案文章的複印。)	張 鳴	內容嚴重淆亂視聽，足以影響士氣民心。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1.6.28 隆徹字 2313 號，違反臺灣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 6、7 款，依第 8 條規定查禁。
28	三十年來重大政治案件	資料室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2.2.24 隆徹字 0742 號，違反臺灣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 6 款，依第 8 條規定查禁。

二、停刊的原因

《深耕》的停刊，除了第28期遭受查扣外，雜誌內部亦承受壓力，一是來自雜誌內部成員凝聚力的消逝，另一方面則是其他黨外人士對《深耕》的不諒解，使發行人許榮淑遭到莫大的壓力。

(一)雜誌內部成員凝聚力消逝

在《深耕》尚未停刊時雜誌社內部即已出現分歧，在雜誌「批康」時期，林正杰在美，待雜誌批康出刊後，他特地赴美就近訪問康寧祥及張德銘，請他們為杯葛事件作出說明，待回國後又壓下李敖批康的文章，足以顯示林正杰並不贊同《深耕》針對康個人批評，就此點來說林正杰與雜誌社其他人基調不同。

其後邱義仁又與林正杰之間不合，許榮淑認為邱義仁與林正杰之間情

結，是因為統獨問題；⁸⁶但是邱義仁反對這種說法，他認為林正杰對他的不滿，來自於林正杰黨外新生代領袖地位被已他取代之故；⁸⁷《新形象》雜誌以登載〈林正杰心中的陰影〉、〈林正杰何故罷耕〉兩篇文章，文中指出他曾與身陷大陸二十餘年的父親見面；並辭去《深耕》社長職位，雜誌社內部嚴重失和等事，後來林正杰亦曾否認這些並非事實。⁸⁸但楊祖珺則認為林正杰父親的出現，讓林正杰受到黨外分子諸多猜測。⁸⁹

而雜誌社成員與鄭南榕之間又發生嫌隙，這是因為鄭南榕外省人身分一直遭受黨外人士的質疑，而偏偏在「體制之爭」系列文章在《深耕》發表節骨眼上，雜誌社曾發生過一篇重要文稿遺失，而邱義仁懷疑是鄭南榕拿走的。⁹⁰雜誌內部成員彼此不信任，是難以再合作下去原因。

所以《深耕》剛好以第28期被查禁為理由，宣布停刊，改以《生根》取代，此時林正杰不再擔任社長，由吳乃仁擔任社長，邱義仁任副社長，發行人改由許國泰擔任，許榮淑改為創辦人。

林正杰離開《深耕》後，另創辦《前進週刊》，《前進》是林正杰離開《深耕》前即想辦的雜誌，之所以決定創辦週刊，是由於查禁問題，希望以縮短出刊與發行時間方式，來和政府做長期抗爭；試刊號於1983年3月14日發行，3月28日則正式發行創刊號，成為第一份以週刊形式發行的黨外雜誌，他希望能辦得像「Newsweek」那樣具有新聞性的週刊，此份

⁸⁶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許榮淑女士口述，時間是2005年7月27日及8月11日，地點在青島東路許榮淑辦公室。

⁸⁷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邱義仁口述，時間是2006年2月22日。

⁸⁸ 〈林正杰闢謠〉，《八十年代》，第6卷第1期（民國72年2月），頁13。

⁸⁹ 楊祖珺：《玫瑰盛開—楊祖珺十五年來時路》（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2年），頁45。書中說林正杰父親林坤榮是情報局的甲級特工，在林正杰三歲時，他父親即被國民黨派往大陸工作27年，72年4月時林正杰父親突然核准回臺，第二天黨外聲音就出來了，「林正杰的爸爸是國民黨，他會不會背叛黨外？」「外省人嘛！既然他爸爸回來了，他一定會聽他爸爸的話」。

⁹⁰ 楊祖珺：《玫瑰盛開—楊祖珺十五年來時路》，頁224-225。據書中說當天只有鄭南榕去過雜誌社，林亞卿又見到鄭神色匆匆，搭了一部計程車離開雜誌社。

雜誌讓黨外雜誌朝週刊化發展，而且在銷售極佳的情況下，⁹¹帶動其他黨外雜誌亦以週刊形式出現。

而鄭南榕離開《深耕》後，創辦《自由時代週刊》，以大量報導蔣家內幕、國防軍事弊端、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獨立等議題，大膽挑戰國民黨言論禁忌，而創下高銷售量，也成了其他的黨外雜誌效法的對象。

(二)引起黨外人士不滿

對於《深耕》所引起黨外一連串的論述，引發許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開始擔心黨外的分裂，有些卻認為這是可喜的現象，認為黨外一切意念上的爭執，可以在自由的討論與辯論中獲得合理的解決。唐建國曾說：「黨外在某些事件上的意見或態度不一，並不表示黨外的分裂，反而顯示黨外的開明與民主。」⁹²而鄧維楨覺得《深耕》的編輯，是「一群不成熟的人辦出來一份不成熟的雜誌」，由於他們的不成熟，所以辦得很特別，敢於提出問題，指名批判，並叫黨外重新檢討現有的體制，激盪黨外人士的思緒。⁹³

但《深耕》它激烈的言詞批評，也遭到黨外嚴厲的批判，陳國祥的〈給「深耕」的諍言〉中即認為《深耕》的問題在於討論問題的技巧欠週全、文章既無道理又不客氣、隨意就將黨外人士做武斷的劃分為「杯葛派」、「妥協派」、「大修派」、「小修派」，這是將個別人物思想路線簡單化、而文章往往又犯了誇大化的毛病、更不應該以群眾運動的標準，去評斷民意代表的表現，認為有些政治策略的運用是必須曖昧，而無法公

⁹¹ 黨外雜誌在1983年底到1984年初能進入「雜誌暢銷排行榜」的，只有《前進週刊》和《生根週刊》。李旺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黨外雜誌發展史略〉，《八十年代》，第1期（1984年4月3日），頁18。

⁹² 唐建國：〈把「判斷自由」留給黨外朋友〉，《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頁15。

⁹³ 林小魚訪《政治家》創辦人鄧維楨：〈深耕—深具影響力的黨外雜誌〉，《政治家》，第5期（1981年4月16日），頁5。

開明白的。⁹⁴更有人點名的批判，例如《新生代》所說的：「深耕主編的獨斷和專擅」，而在〈辦雜誌是自己爽快就好嗎？〉一文中批評「自立門戶，立論根據完全憑發行人或主編個人好惡而定，祇要自己高興或可能受惠的，便忘記輿論公是公非，威脅兼諂媚；祇要自己不順眼的，卻也往往不自覺地做出值得商榷的攻擊行動。」⁹⁵更有甚者批評「深耕具有幽闇意識」，「深耕製造黨外分裂」，「內鬥內行」，具有「破壞性作用」，「挾私怨從事權力鬥爭」。⁹⁶正反兩極的看法，讓這些論述一度引起黨外人士的憂心，擔心從此黨外走上分裂之途，⁹⁷甚至有人指稱為「權力鬥爭」。

《深耕》所發起的「批康」風潮，其中深受其害的是康寧祥，致使康對許榮淑很不諒解，他說許榮淑是「養一群老鼠咬布袋」。《深耕》的直言批判得罪不少黨外人士，這使得許榮淑也為此背負許多壓力與指責。⁹⁸而第28期的《深耕》又因為被大規模的查扣，在新聞局尚未下達停刊處分時，許榮淑於1983年3月8日晚上7點，在《深耕》雜誌社址召開記者招待會，會中宣布：註銷《深耕》雜誌登記，原《生根》週刊改變為雜誌型式，取代原《深耕雜誌》。另外，許榮淑將以《伸根》的名字，再提出申請一份新的刊物。⁹⁹《生根》總編輯換成邱義仁介紹的于良騏，他在《生根》第7期時刊出一篇〈蔣經國給媽媽的一封信〉，引起軒然大波，又再

⁹⁴ 陳國祥：〈給「深耕」的諍言〉，《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頁18至19。

⁹⁵ 洪水牛：〈辦雜誌是自己爽快就好嗎？〉，《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頁5。

⁹⁶ 〈地下室手記〉，《深耕》，第16期（1982年8月25日），封底。

⁹⁷ 曾心儀：〈黨外的過去與現在〉，《新生代》，第7期（1982年11月），頁41：「黨外的穩健派人士尚懷著隱憂說：『希望急進的年輕人不要太自以為是，鬧出紕漏來要別人收拾善後還是小事，對黨外運動所造成的損傷卻是無法彌補。』」

⁹⁸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歷程口述訪談計畫」許榮淑女士口述，時間是2005年7月27日及8月11日，地點在青島東路許榮淑辦公室。

⁹⁹ 小K：〈《深耕》、《生根》、《伸根》—《深耕》記者會記實〉，《前進週刊》，試刊號（1983年3月14日），頁36。

度面臨停刊的命運；於是再更名為《臺灣年代》，之後又陸續更名為《臺灣廣場》、《臺灣潮流》、《臺灣展望》、《伸根》、《深根》週刊等；從1981年6月1日《深耕》開始一系列到1986年4月28日為止，共發行了143期。¹⁰⁰

陸、《深耕》對黨外運動的影響

《深耕》從「批康」開始，所引發的路線之爭，造成黨外主流派與新生代的對立，這種對立不但造成當時黨外的分歧，也影響到日後的黨外運動，以下探討的是《深耕》對黨外運動的發酵力。

一、康寧祥的落選

「杯葛事件」是導火線，導致「批康」聲浪的出現，接著一連串黨外路線、目標之爭，鄧維楨已預言〈國家不是國民黨的〉與〈老康的功夫招式〉這兩篇文章已深深傷害到康。在未來的政治歲月裡，他必須為這兩篇文章付出代價。¹⁰¹這番話果然應驗，在1983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中，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正式推薦九人，而年底選舉結果，最具爆炸性的即是這九人當中，所謂的「康系人馬」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皆落選。

他們落選的原因，各方看法不同，鄭南榕對康的落選：「我覺得，這是老康把應該服務選民的時間，拿去服務記者的關係。老康這幾年沒好好踩基層，選民的帳記得清清楚楚。」有的認為此乃參選人數爆炸的結果，

¹⁰⁰ 彭琳淞：〈黨外雜誌與臺灣民主運動〉，《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論文集》，頁773。

¹⁰¹ 于凡：〈黨外應繼續向前邁進：鄧維楨談康寧祥〉，《深耕》，第17期（1982年9月10日），頁20。

使黨外分散票源；有的則認為此乃新生代長期「批康」的結果，謝長廷：「『批康』當然不只是由新生代批，李敖，《民主人》的批康當然都有影響。雖然老康在政見會上，以及出書來解釋，但是聽政見會、買書的人畢竟不多，而許多黨外讀者卻已造成印象，對它產生懷疑，這是他落選的一個原因。」但賁馨儀說：「我覺得假使選舉去年年底舉行，老康落選，那跟我們的『批康』很有關係，但是今年事隔已久，影響力不至於這麼大。」；林世煜認為：「我個人從不相信我們雜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選舉前我一直認為老康一定當選，新生代的『批康』，了不起只會讓老康掉五千票。」¹⁰²《自立晚報》認為在批康聲浪中，他的不還擊，本來是爲了顧全大局。但卻被視爲畏怯心虛，第一波擋不住，接著氾濫成災，批康演變成倒康，他的放水形象就被塑造成功了。等到選舉前夕，他出版《危機與希望》一書來澄清他的種種謠言和誹謗時，已經太晚了。¹⁰³

林進坤將康落選的原因歸納有五點：一是角色轉移太過，康一直想把黨外「抗議」意識，導引向「制衡」觀念的建立；二是「批康」一直在黨外雜誌持續著；三是的太過有信心跨越這些批評；四即是國民黨的策略成功；五是大家看好他會當選，造成選民的錯覺。¹⁰⁴對於此次雜誌批判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也促使黨外內部開始檢討「批康」的內鬨效應。三人的落選，除了象徵著黨外內部掌握絕大影響力的「黨外主流派」迅速消退，「黨外新生代」勢力開始活躍，這批黨外新生代逐漸以「黨外黨工」自居，決定自行發展出一條有別於公職人員的「專業」運動形式，在擺脫公職人員妥協不堅定之運動性格的同時，致力於運動程度的深化，深植黨外的群眾基礎，¹⁰⁵以致影響到象徵黨外主流派的公職人員，及所從事的黨外

¹⁰² 以上各家說法見〈黨外選戰總檢討〉，《生根》週刊，第7期（1983年12月8日），頁4-9。

¹⁰³ 〈謹慎成了他的負擔〉，轉引自《黨外·補破網》（臺北：前衛出版社，1984年），頁39。

¹⁰⁴ 林進坤：〈康寧祥心事誰人知〉，《黨外·補破網》（臺北：前衛出版社，1984年），頁29-30。

運動路線也隨之改變。

二、黨外運動路線的改變

康寧祥曾在其所著的《危機與希望》一書中表示：

三十年來的黨外運動就是群眾路線與議會政治配合使用的運動，黨外的成就與實力，也是群眾路線與議會政治配合使用的累積。因此，在肯定議會路線的同時，我們不應排除群眾運動的價值。¹⁰⁶

但是《深耕》首先否決了1980年代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所進行康的溫和議會路線；「批康」聲浪的出現，讓這群黨外新生代不但否定議會路線的成效，更反對妥協的態度，並提出了改革體制的主張。

隨著康寧祥等「黨外主流」的落選，黨外陣營裡一個較大的主導勢力頓時消退，隨之而來的是多元力量的並起，除了編聯會以外，還有受難人家屬、辯護律師、黨外公職人員、基層黨外等等，各自顯現不同的理念和行事風格，也各自在反對運動裡發揮不同的力量。¹⁰⁷很明顯地，在新生代反對「選舉掛帥」下，再走向議會路線，日後黨外公職人員也開始走上激進路線，古淑芳認為黨外運動似乎是經歷了群眾路線—議會路線—群眾路線的循環；¹⁰⁸而所謂群眾路線，即是以街頭抗爭手段，訴諸群眾力量，這階段群眾路線再度抬頭，如1985年「黨外省議員集體總辭事件」，1986年一連串街頭抗爭行動，「五一九綠色行動」、「蓬萊島三君子坐監惜別會」、林正杰的「街頭狂飆」等都是在直接訴諸群眾力量，要求解除戒嚴、抗議司法不公，都是一連串群眾路線的運用。

¹⁰⁵ 陳孟元：〈臺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頁202。

¹⁰⁶ 康寧祥：《危機與希望》（臺北：八十年代，1983年），頁146。

¹⁰⁷ 陳孟元：〈臺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頁133。

¹⁰⁸ 古淑芳：〈臺灣黨外運動之研究（1977-198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138。

三、「新生代」與主流派的對立¹⁰⁹

長久以來「新生代」與「主流派」之間都存在著對立的關係，而康對「新生代」的看法，也是引起新生代不滿的重要原因，康自一開始即沒有把新生代看在眼中，康曾說出他對「新生代」的看法：「究竟有幾個？不要說得『包山包海』好像臺灣到處都是新生代」「除了他們，沒有人在喊；而扛著新生代招牌的，不過十五、二十個。」康寧祥形容「新生代」是，他們的生活圈都很窄，來來往往就是那幾個，他們想法也都差不多，生活層面就是那些。整天鑽來鑽去，你說給我聽，我說給你聽，說得大家都很高興，以為憑他們的觀念就可以主宰整個社會。¹¹⁰

林世煜曾為此在《深耕》中駁斥了康寧祥的疑慮，他說新生代只是一群黨工，頂多是客卿，絕不是想作黨外的繼承者。¹¹¹

而康寧祥自始至終認為，「批康」只是新生代對於未參與到政治的不滿，所以對於杯葛事件的批評他一直未多作回應。即使在第14期的《深耕》中，刊出了林正杰在美國訪問康寧祥與張德銘，對杯葛事件的回答，文中康寧祥仍不願正面回答杯葛事件，只提出「黨外未來將面臨三大課題」，這三大課題即是針對新生代急迫想參與提出的建議：一是參與的問題，讓想參與的人得到參與的機會；二是對政治的判斷，大家應有一致的認知基礎，才不會繼續發生互相批評，互相對立的現象；三是希望所有參

¹⁰⁹ 「新生代」的概念，最早是由前《大學》雜誌總編輯張俊宏所提出來的，指他那出生於戰後並成長、受良好教育的一代，沒有經戰亂的洗禮，具有現代化價值觀，故為社會新興階層與動力，乃有別於老一代的統治者。1970年代這批黨外年輕新勢力，到了1980年代初，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新生代」已由另一群更年輕的人取代。郭亮：〈黨外政治勢力的新名詞—新生代的崛起〉，《新潮流》，叢刊第18期（1984年10月10日），頁19。鄧維賢：〈民主黨外新世代的事業—黨外新世代的起源、發展和目標〉，《政治家》，第5期（1981年4月16日），頁4。

¹¹⁰ 黃又寧編：〈新生代要謙虛實在一點！〉，《政治家》，第5期（1981年4月16日），頁39。

¹¹¹ 林世煜：〈進步雜誌停刊一週年的感想—兼談黨外的新生黨工〉，《深耕》，第8期（1982年4月22日），頁65。

加政治的人，特別是參加黨外政治的人要提升更高的修養。¹¹²這番話明顯地點出這些批康行動，是來自於新生代想要參與的急迫性，康覺得這是新生代在爭奪權力，自從高雄事件後康一直掌握黨外主導及發言，可能在「公職掛帥」的心理下忽略了黨外新生代的意見與感受，讓新生代總覺得自己被擯除於決策圈之外。

張德銘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說新生代是不能在時機還沒有成熟的時候，想排斥那些在政治上有實際職位的人，他們自我限制，以喜不喜歡這個人來認定他是不是他們的人，這也不對。另外，張德銘感到最大的問題是：到目前為止，新生代拿什麼來表現他自己？表現在那裡？他們介入政治選舉，做宣傳和策劃。新生代是不是應該跳出選舉的巢臼，在實際的問題上多下工夫。¹¹³

鄧維賢也認為當時的黨外新生代從未擁有政治地位和權力，也從未直接爭取政治地位和權力。但另一方面，他們絕大部分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貧窮，沒有體驗過恐怖的政治迫害，甚至除了助選、辦雜誌、寫文章外，沒有深刻的社會經驗，所以他們往往理想主義、自我中心，執著於原則而犧牲人情。黨外新生代跟黨外前輩的關係，多建立在民主目標上，而少建立在人情關係。所以，年輕的黨外新生代跟年紀較大的黨外前輩，在需要和配合上，難免會有某種「失調」；這可以理解，而且是正常的。不過，如果黨外新生代認為黨外前輩不夠重視他們，或者黨外前輩認為他們無法照顧新生代，這是非常不幸的誤會。¹¹⁴

因此對於「批康」真正原因應是康未將「新生代」看在眼裡，不夠重視他們。最明顯的例子即是謝長廷雖然也捲入《深耕》體制論述之爭，但

¹¹² 林正杰：〈康寧祥·張德銘對杯葛事件的回答〉，《深耕》，第14期（1982年7月25日），頁40。

¹¹³ 黃又寧編：〈新生代要謙虛實在一點！〉，《政治家》，第5期（1981年4月16日），頁39。

¹¹⁴ 鄧維賢：〈民主黨外新生代的事業—黨外新生代的起源、發展和目標〉，《政治家》，第5期（1981年4月16日），頁8。

未受到《深耕》人身的批評，這應是謝所表達出願意與他們溝通的態度與作法，與康不願回應，有著極明顯的差別。錢大宗即說道：以《深耕》的表現為例，從這些黨外新生代身上看到的，是「權威型人格」遠大於「民主型人格」，批鬥的氣勢遠勝於民主涵養。¹¹⁵

而「新生代」與「黨外主流派」之間的對立，到1983年成立的「黨外人士競選後援會」後更為提昇。因為《深耕》曾召開多次座談會，尋求因應年底立委選戰的黨外組織化，謝長廷提出「黨外選舉後援會」的構想，並於1983年4月16日經20多位黨外中央民意代表、議員代表、黨外雜誌代表，共同通過了「1983年黨外人士競選後援會草案」；其中康寧祥於所提出著名的「四條二款」，最受爭議，這個條款保障了所有現任立委為當然推薦的立委候選人，除了又引起黨外雜誌大加撻伐外，也引發新生代鄭重思考黨工的角色，於是一群黨外編輯、作家成立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這是新生代的組織化肇始，也是黨外雜誌黨工真正專業化的開始；而《前進》、《自由時代》、《新潮流》等雜誌的創刊，亦象徵原本雜誌黨工開始脫離黨外公職人員幕僚，宣告獨立的開始。

編聯會成立後，因為是以黨外新生代黨工為主體，不被視為黨外的全體，但它卻促使黨外主流派，即黨外公職們也走向組織化，1984年5月11日「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成立，這是黨外開始走組織化，即「組黨」的開始。而「編聯會」與「公政會」這個組織之間，仍像過去一樣一直存在著對立與競爭的關係，以致黨外運動派系的形成，更加明朗化。

¹¹⁵ 錢大宗：〈《深耕》的「幽闇」意識〉，《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頁76。

¹¹⁶ 張富忠、邱萬興編：《綠色年代：臺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頁130。

¹¹⁷ 以邱義仁、吳乃仁與洪奇昌為主的新生代，於1984年6月1日又創辦《新潮流》雜誌，由吳乃仁擔任發行人，洪奇昌為社長，總編輯是邱義仁。

柒、結 語

《深耕雜誌》是1980年代中最受爭議的一份雜誌，它所呈現出的風格，與雜誌成員有很大的關係，黨外新生代將對黨外公職人員的不滿，明明白白的訴諸文字，其作風讓過去黨外雜誌由一貫對國民黨的批判，轉為對黨外人士的檢討；《深耕》這股檢討批判風潮，並未隨著停刊而落幕，康寧祥受到黨外內部（新生代為主）的批鬥，長達三年多，「批康」的文字，多達一、二十萬字；¹¹⁶而以邱義仁等人為主創刊的《新潮流》雜誌，¹¹⁷仍持續《深耕雜誌》時期的作風，在第14期1984年9月時刊出〈不合就該分〉、〈黨外市議員談雞兔問題〉，又揭開了黨外另一場「雞兔問題」紛爭的序幕；¹¹⁸以《新潮流》為主的新生代，漸成派系並開始茁壯，到民進黨創黨成立後，該黨黨綱、黨章的內容，以及首任黨主席的選舉，幾乎都由新潮流系統的成員所主導。¹¹⁹

而《深耕雜誌》在風格上，也將過去黨外雜誌政論性風格消失，已不再談理念架構，也不擔負起民主教育的功能，轉為新聞性報導及激烈的論辯為主；此型態雜誌的發行，使得雜誌比以前更為大眾化，雜誌影響力向下擴張的結果，吸納了更多基層的人參與黨外運動。

就黨外運動來說，《深耕雜誌》所引發一連串的路線之爭，是將不同路線的黨外運動更明朗化，並加深且擴大兩者之間的歧見，雖然同時也讓更多的人參與了黨外運動，但正如邱垂亮說的黨外之爭走火入魔，逐漸失去民主理性，失去『中間地帶』，而走向象徵衝突的極端地帶。¹²⁰這種影響直到民進黨創黨成立後，為日後黨內權力衝突與派系惡鬥埋下伏筆，仍影響到今天的政壇；而原本只存在中央層次的派系，隨著民進黨勢力的擴大，從中央延伸到地方，派系力量往往可以左右選舉形勢，尤其影響到日

¹¹⁸ 《新潮流》雜誌將黨外人士中不包工程，不以特權中飽私囊的民意代表代表「雞」；把私利放在黨外公益之上的稱為「兔」，兩者對立，是黨外另一場權力鬥爭。

¹¹⁹ 古淑芳：〈臺灣黨外運動之研究（1977-1986）〉，頁124。

¹²⁰ 邱垂亮：〈1983年臺灣黨外的路線鬥爭〉，轉引自李敖：《民進黨研究》，頁38。

後的民進黨內部初選的結果。

當然民進黨的成立，是黨外運動正式組織化的開始，也是宣告黨外運動的終止，而同時伴隨著報禁的開放、戒嚴的解除，黨外雜誌的影響力已不明顯，它在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後，這些雜誌幾乎都已消失於市場上。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透視黨外勢力》。臺北：風雲論壇社，1983年12月。
- 《黨外·補破網》。臺北：前衛出版社，1984。
- 李敖：《民進黨研究》。臺北：李敖發行，1995。
- 林正杰：《改革體制》。臺北：前進週刊社，1985年。
- 包澹寧（Daniel K.Berman）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5年3月。
- 康寧祥：《危機與希望》。臺北：八十年代，1983年。
- 張富忠、邱萬興編：《綠色年代：臺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臺北：張富忠發行，2005年。
- 黃嘉樹：《國民黨在臺灣（1945-1988）》。臺北：大秦出版社，1994年1月。
- 楊祖珺：《玫瑰盛開——楊祖珺十五年來時路》。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2年。
- 蘇嫻雅著：《尤清前傳》。臺北：商周文化出版社，1994年。

(二)期刊論文

- 《深耕》，第1期至第28期（1981年6月至1983年2月）。
- 〈林正杰有關「改革體制」的問答〉，《政治家》，第37期（1982年9月16日）。
- 〈林正杰闢謠〉，《八十年代》，第6卷第1期（民72年2月）。
- 〈《八十代》面臨考驗〉，《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
- 小K：〈《深耕》、《生根》、《伸根》——《深耕》記者會記實〉，《前進週刊》，試刊號（1983年3月14日）。

- 古淑芳：〈臺灣黨外運動之研究（1977-198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 李旺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黨外雜誌發展史略〉，《八十年代》，第1期（1984年4月3日）。
- 李築城：〈康寧祥的政治危機〉，《政治家》，第36期（1982年9月1日）。
- 李寧：〈「深耕」社長林正杰對停刊事件的看法〉，《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
- 李水木：〈黨外黨工的崛起與流變〉，出自林正杰等著：《大黨工的故事》。臺北：前進週刊社，1984年。
- 沈寶庭訪問鄭余鎮：〈從「四人行」看黨外的前途〉，《政治家》，第32期（1982年7月1日）。
- 吳明山：〈許榮淑帶領新生代小將〉，《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
- 林小魚：〈學者·黨外政治人物對林正杰的印象〉，《政治家》，第13期（1981年8月20日）。
- 林正杰：〈為李敖離開《深耕》道歉〉，《政治家》，第37期（1982年9月16日）。
- 林世煜：〈一個小小的註腳·回頭從司馬想起〉，《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
- 林清芬：〈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臺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臺北：國史館，2005年3月）。
- 林雯：〈黨外雜誌與民族主義一七、八〇年代臺灣的民族主義論述〉，臺北：私立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林惠萱：〈臺灣黨外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洪水牛：〈辦雜誌是自己爽快就好嗎？〉，《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

- 彭琳淞：〈黨外雜誌與臺灣民主運動〉，《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4年）。
- 陳文茜：〈黃石城·信任年輕人〉，《政治家》，第13期（1981年8月20日）。
- 陳孟元：〈臺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 陳國祥：〈給「深耕」的諍言〉，《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
- 陳鼓應：〈黨外不可走政客路線—從康寧祥行為模式談起〉，《縱橫》，第3卷第6期（1982年9月）。
- 許瑞浩：〈《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第2期（臺北：國史館，2002年12月）。
- 曾心儀：〈黨外的過去與現在〉，《新生代》，第7期（1982年11月）。
- 雷文訪問：〈沒有體制，如何改革體制？費希平呼籲恢復體制〉，《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1日）。
- 楊錦麟：〈臺灣黨外雜誌概述（1979-1985）〉，《臺灣研究集刊》，第8期（1985年6月）。
- 鄭南榕：〈朋友對許榮淑的印象〉，《政治家》，第28期（1982年5月1日）。
- 鄭南榕：〈黨外雜誌的隱憂〉，《政治家》，第24期（1982年3月）。
- 鄧維賢：〈民主黨外新生代的事業—黨外新生代的起源、發展和目標〉，《政治家》，第5期（1981年4月16日）。
- 錢大宗：〈《深耕》的「幽闇」意識〉，《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
- 顏尹謨：〈「深耕」不僅督促國民黨也督促黨外溫和派〉，《民主人》，第4期（1983年3月16日）。